

序

陈
鹏
举

京南和我是好多年的朋友了。认识时我俩都还算年轻，如今已是“老将至”，或者说是“丹青不知老将至”的年纪了。说到杜甫的这句诗，其实是在炫耀他和我依然年轻的心情。

京南看上去温文和善，其实是个决绝的人。他开创和主持设计的艺术挂毯之魅，编织过中国辽阔的城乡无数家园的绚丽憧憬。就在这事儿红红火火的时候，他却引退了。丰衣足食，不等同资本的无限积累。丰衣足食，更该是在艺术和创造美的进程里获得内心的快乐。

几乎是在一瞬之间，他突兀地站回了他的内心里。看起来成了闲散之人，其实他的内心又一次饱满起来，他又一次鼓舞成了美之山魈。

他开始了他的专业摄影，几年里产生了几本摄影集。他又拾起了少年时的文字梦想，写着他自己的经历，自己的念想。本书只是他的一个成果，他让摄影和文字在一起。可以想到，这种“两美并”的结集方式，他是在体会他该有的畅快。

京南和我不一样。我是慈亲在，不远游，而他可以说



鹏举说：认识时我俩都还算年轻。

摄于春风艺术沙龙 1998 年陈鹏举诗书展现场

是走遍四海之人。再说他又是艺术设计出身，眼界和底蕴都是溢出国界的。和我相比，他更像地球村民。本书便可见出端倪。鲁迅的百草园是有的，莫奈的花园也是有的。还有巴塞罗那、塞纳河、枫叶之国，等等。什么是现代人的幸福？我想无忧无虑地走遍世界，一个人面对世界所有可能相遇的美好，自言自语式地记录和沉浸在感想里，就是。这样的幸福，京南是得到了，我羡慕他。

说到文字和摄影，我想，文字是永远的，好的文字，是让读它的人，在每一个瞬间里，都能感同身受。摄影呢，它是瞬间的，而就是这一瞬间，竟可以感染永远。我想以此和京南共勉。

很开心，京南的书，至今都是由我写序。我很期待一直写下去，不是因为我写得好，而是因为他对我有很重的情义。好些年了，我困难的时候，他总在我身边。

2016年5月20日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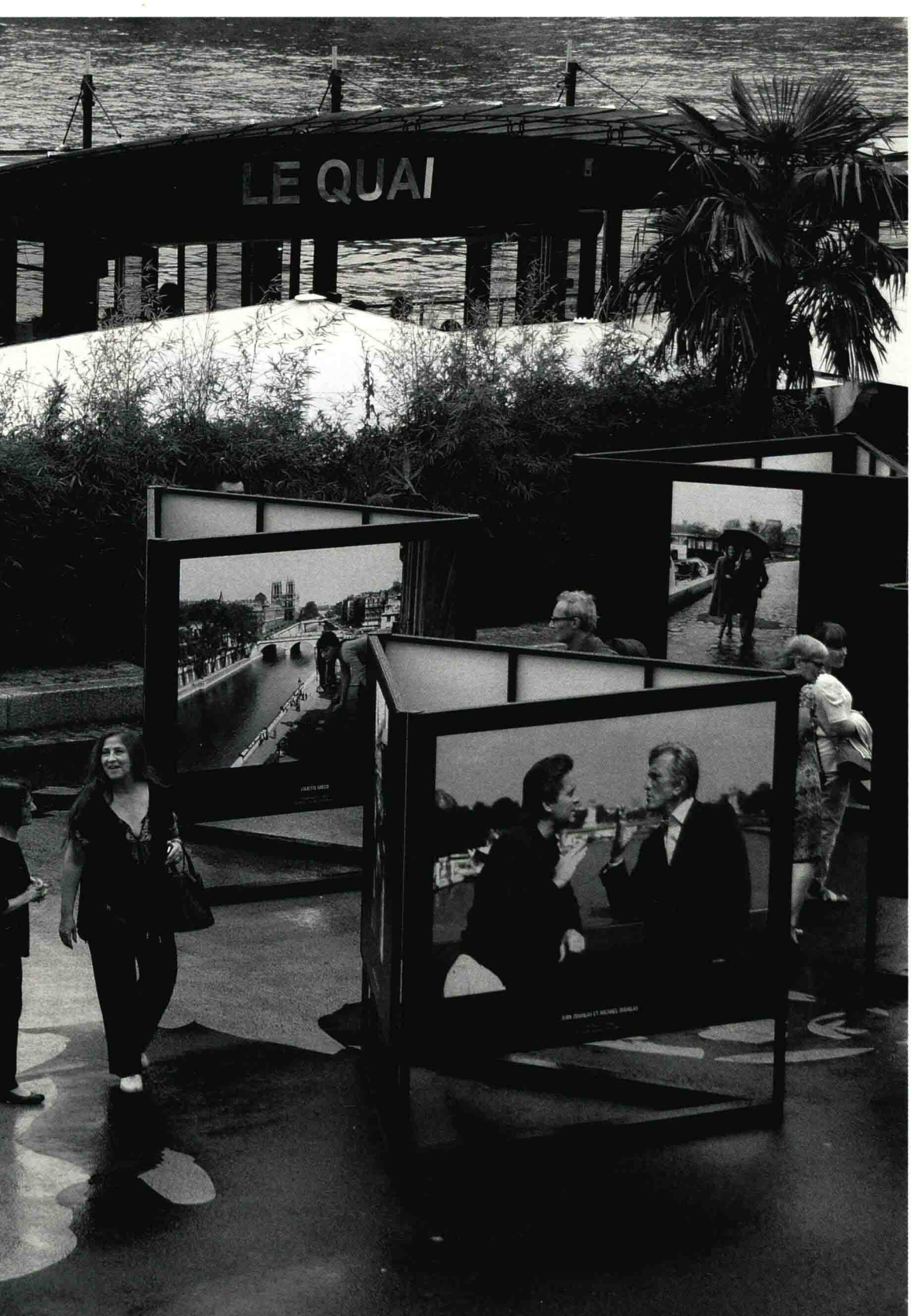
RGES.PARIS.FR



les Berges



MICHEL PLESSNER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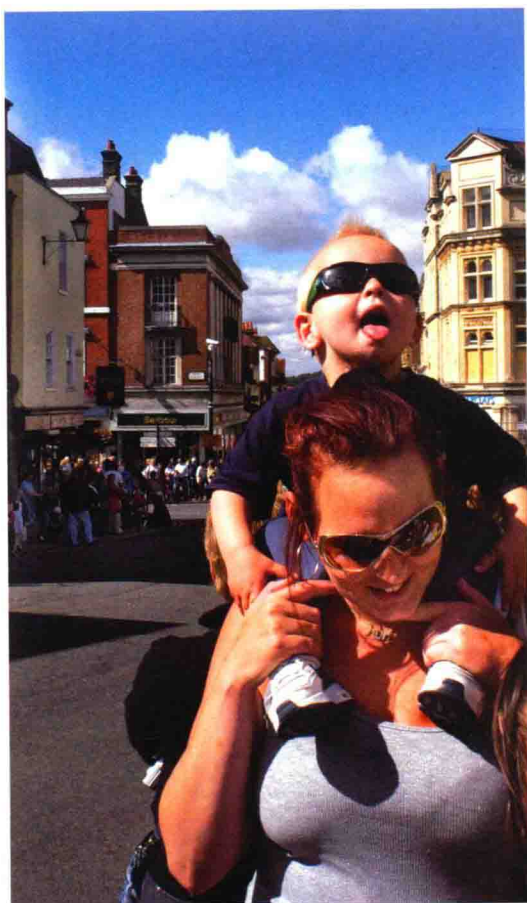
碧玉天池

我见过加拿大洛基山上的路易斯湖，觉得很娇美带有几分贵族气。我也见过新疆天山上的天池，感觉爽朗得犹如雪莲花一般。而当我见到长白山上的天池时，那种豪放的气势让人为之一震。六月的一天，恰逢艳阳温暖，天蓝风轻。天池表面的冰层未全化，能看到湛蓝的水，又能看到未化的冰。山上的雪也未全化，留着道道白痕，黑白相间，粗犷简练，像版画家用雕刀刻出来的。

长白山天池，像是一块被群山收藏着的碧玉，晶莹剔透，年代古远；又像童话里的仙葫芦，它只有出水而没有入水，却千年不绝地流淌着。天池有一个出水口，池水流至断崖跌落，轰然形成60多米高的长白瀑布，纬地经天，雷霆万钧，甚为壮观。长白山天池也很瑰丽，像是天上掉到人间的一面镜子，清澈明亮，有时可以看到白云在游戏，雪山在梳妆；山花烂漫时，更是相辉交映，一阵热闹。又有说天池是地球表面上的一滴眼泪，我想这个比喻是不是因为山上天气罕见晴朗，大多是阴云冷雨、冰封雪飘，使得天池生出几分忧情愁意来？

旅游和拍摄长白山天池，当属初夏时节最为适宜。我拍摄时正巧碰上了好时候好天气，算是好运气了。

刊于2008年12月9日



天伦之乐

人们习惯将温莎堡所在的小镇称为“王城”，这典型的英国小镇，到处可见英式风格的屋舍。因为温莎堡的关系，这里的大街小巷被四处而来的游客挤得满满当当。

八月的一天，我参观了温莎古堡后，对那英国王室豪华、奢侈的展示，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，说不出是对历史的敬仰还是对权威的畏惧。而当我见到晴空下的游客如织，感到这才是个真实的世界。此时，眼前出现了一幅天伦之乐的画面，但抓拍起来有点难。因为母亲驮着小儿边走边与身傍的孩子说着话没有停息，背上的小子又频频转着头在东张西望没个稳定，害得我跟随了好一阵，抢摁了数十次快门，最后才选定了这一幅照片。母亲的微笑和伟大，小儿的俏皮和可爱，以主角的地位得到体现。英式的建筑和拥挤的游客，把现场的氛围作了交代，加上阳光把母子的脸面和身段打造得光影十足。对着这一定格，我感到了一种莫名的获得和满足。我真想把照片寄给这对母子，寄给他们一个愉快的回忆。也许过了多少年后会有另一幅画面的出现——身强力壮的儿子正背着苍老的母亲走在自家的楼梯上，儿子尽着孝心，母亲一脸欣慰……然而，没有地址，我能寄到哪里呢？

刊于 2009 年 1 月 6 日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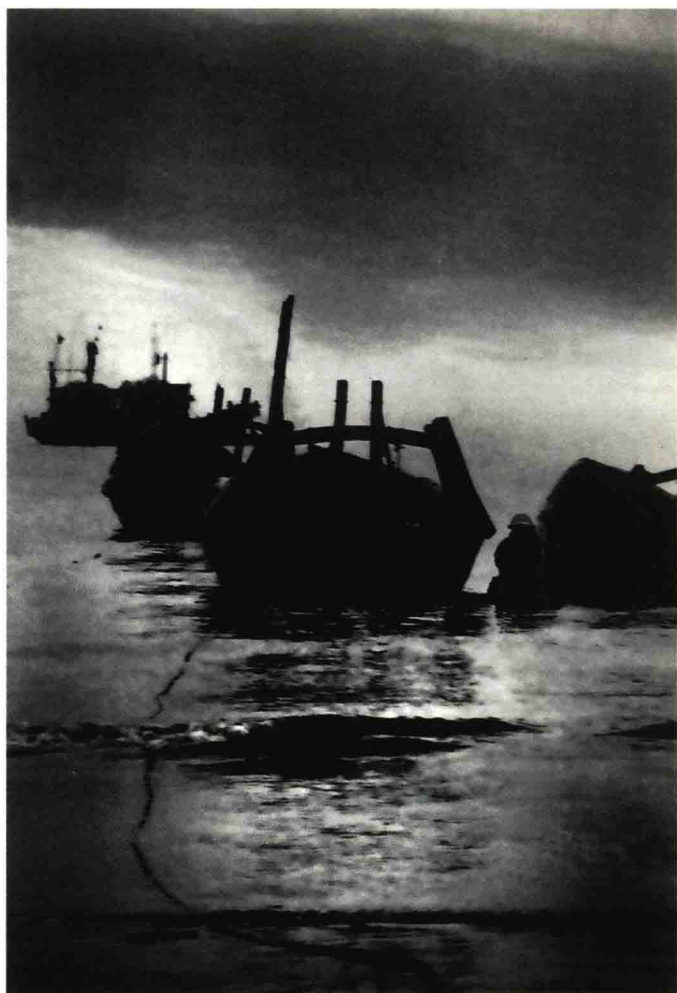
沙家浜的芦苇

阳澄湖畔的沙家浜，曾被京剧《沙家浜》唱响。沙家浜万亩芦苇荡的大自然生态和在秋风中招手的一束束芦花，吸引着我驱车前往，从上海到沙家浜约有两个钟头的行程。

沙家浜的水乡田园和纵横交错的河港，为芦苇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长空间。花80元在芦苇荡可以租乘一条手摇蓬船，任由身着蓝花衫、头戴芦笠的村妇轻摆着橹桨，在微波荡漾中悠然穿行。小船向左转是芦苇，向右转也是芦苇，前方是芦苇，后方也是芦苇。说是身在芦苇的迷宫中一点也不夸张。沙家浜除了芦苇还有众多茶馆，我们选在名谓“阿庆嫂茶馆”的店里作一小憩。店内的土灶烧着柴爿，一把把长嘴长柄的铜壶在一个个灶眼上吱吱地吐着白烟，客人们在啧啧地品茶轻松地交谈，享着乡土味十足的悠闲时光。当我走出“阿庆嫂茶馆”时，看到阳光正把一丛芦苇投影在灰白的墙上，着实像泼上去的水墨画。这构图、这浓淡、这疏密，若拍摄下来当作一幅绘画创作的素材，我想是用不了作多大的改变，于是按了下快门。

去一趟沙家浜，如果单单去感受芦苇的自然生态和诗情画意，也是一种情绪的体验。

刊于2009年2月3日



故乡的海边

我的故乡玉环，在浙江的东海边，从中国地图上看似像个垂挂的耳环。每年返乡探亲访友，总少不了去海边呆上一会，任凭海风吹拂我的思绪，让回忆的碎片在空中飘散……

记得小时候读书放假了，约几个小伙伴，提着篮子去海边的泥涂上拾海螺。那种小小的锥形海螺，俗称“海丝”，是最容易拾得。大约拾到五六斤光景，淘净泥浆，拎回家煮熟，然后拿钳子一只一只割去尖尖的屁股，再清洗一遍，回锅加调料烩炒。起锅后盛在竹篮里，热气腾腾的，即在沿街的家门口一边“自食其果”，一边叫卖起来。一酒盅“海丝”卖一分钱，随便买主在酒盅内叠得怎么高都行。每次可卖得两三元，足够我去租小人书看个够，买生煎肉包大吃一回，尽享着玩耍和劳动所得的快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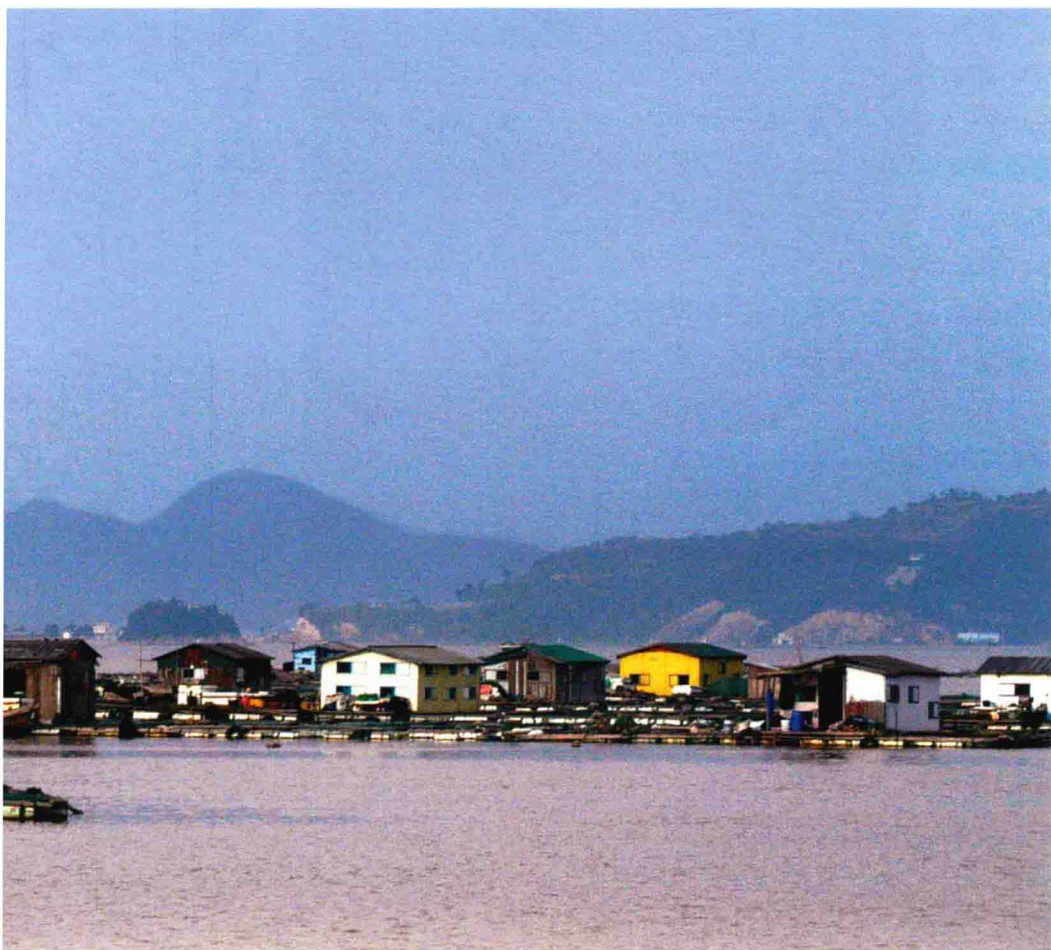
海风吹了无数年，吹走了童年的无忧，青年的迷茫，使得现在的心境宁静了许多。现在我可以背着相机随意地在各地的海边漫步，在取景框里——看潮涨潮落，云卷云舒；看捕捞归来的渔舟休息在夕阳下；看光着脚丫的大人小人在泥涂里拾掇欢乐；看喜上眉梢的恋人在海滩上挥洒青春……

离乡久了，我领略过很多国内国外的海边景致，而最怀念的，还是故乡的海边。

刊于 2009 年 3 月 3 日



故乡的海边





在 萨 尔 斯 堡 寻 觅

奥地利的五月，山上还积着雪。我正提着相机在萨尔斯堡小镇寻寻觅觅，远处的教堂传来几声悠扬的钟声。我用18—200mm的变焦镜头搜索着——只见钟声被云罩雾障，教堂在树影中显得几分肃穆，高高的山上隐现着几斑墨迹，既浪漫又神圣，既有声又有色，这就是我要寻觅的画面吗？也许是，又不完全是。

因为萨尔斯堡有着众多的湖光山色，是阿尔卑斯山脉的门庭，被誉为全世界最美丽的城市之一。我应该去攀登德奥边境的翁特峰，站在山顶上俯瞰萨尔斯堡的全景，寻觅著名的宫殿花园、天主教堂和修道院的雄姿，领略巴洛克建筑风格的魅力。我应该去如镜的月亮湖泛舟，看看在碧波中的阿尔卑斯山脉的倒影，寻觅那些穿红戴绿的运动健儿，在雪坡上快速地滑落像鸟儿飞翔。更因为萨尔斯堡是音乐大师莫扎特的故里，典雅的音乐总在街头巷尾萦绕，我应该静静地聆听，细细地品味，在这些优美的旋律中，寻觅心灵的滋润……

寻觅，寻觅，寻觅萨尔斯堡悠久的历史、深厚的人文；寻觅美景、音乐、笑容……然而，行程匆匆，光凭一个镜头，又怎能足够我的寻觅呢？

刊于2009年3月31日